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背景：

之所以針對這樣的議題有所興趣，也絕非偶然的發生，筆者在九二年九月份的時候，參加了與台大城鄉所博士班翁註重老師研究的一個國科會計畫--『大灶為什麼不見了』，而我也在其中擔任了研究助理¹的工作，從中體會到傳統灶的工業技術的形式，和使用灶者的生活經驗，進而探討到大灶之所以消失可能的原因。而筆者在關注這計畫進行的同時，卻意外的從訪談的過程中，思索到一些有趣的問題：『使用現代廚房的女性，在生活空間上，是否會受到廚房型態的改變，而有所不同？不同的機制又為何？』，更有趣的發現是，在現代的婆婆眼裡，媳婦不煮飯了！『新時代的女性對於煮飯這件事，的確是呈現出非絕對性的行為表現，那麼到底是男女平等了？還是女人自覺了？』，同時，若著眼於女人不再煮飯這個議題來說，『是否，女人的家務壓力解除了？還是，假象背後存在著更龐大的問題結構？』這些是我最初的想法，然而，回顧先前西方社會所論述到的『科技與社會』這一範疇的展望時，不免發現，這部分的研究，將研究者的視野，從檢視科技是誰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如何石破天驚地發現／明了它，拉到了科技如何被設計、使用的過程，看到了充斥在社會當中的成見與不平。

但是，對於實踐者與生活空間之間的關係，在於廚房的研究之中，卻常常消失在一切的必然之中。當然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發現，操作於廚房空間的事務者，大部分是女性；清楚烹煮家庭食物的方針者，大部分是女性。那麼，當我們觀察廚房形式變遷的過程，我們就不得不將女性的視野穿透其中，甚至，進行與生活之間形成對話機制，想必，這些研究的方向，不僅單純只是對於女性跟家庭家務之間的一種描述，更重要的是社會、性別等等一連串的問題，此篇論文所要關照的地方，就是針對這些現代廚房的問題發現與觀察，對於這些關乎性別的議題，就得從廚房空間再出發，因為廚房工作算是對於女性的生活史中，再敏感不過的地帶了。

第二節、基本的問題意識：

倘若，關於廚房問題的關照面，是被認可的一個關係層面的話，女性在廚房類型轉變的時代中，甚至，當廚房科技發展至極條件之後，女性如何演化出一種新的生活策略，一種包括時間與空間、家庭與社會的生存歷程，並且，從這些面貌的重組過程中，參與其中的力量調控和反操控，將都是形塑問題意識的最重要的出發點。

一、廚房是家庭跟社會的關口

歷史、習俗與禁忌其實都是人為的建構，只是很不幸地，歷史長期

¹ 此研究的成員之中，尚有一位助理，是台大城鄉所碩士班的許聖倫同學。本身具有台大土木系的背景，針對『大灶的工業史』做研究。

為男人把持，以致當今的日常生活仍有許多以男人為中心的思想隱埋其中。他給予女性負面的形象，也限制了婦女的行動。（畢恆達，1996：17）

若『廚房』是包含著無限可能活動的容器（譯自 Bruno Zevi, 1957），它一如建築形式在形成的過程中被多樣複雜的因子複合，是人與空間的中介。廚房空間的特殊性集中於煮食與聚餐，『吃飽了沒？』的問候語，提示了作息的基礎分界，以及整個家戶成員在廚房裡進出的情景。事實上，即或到了現代化的社會，廚房即身為建築空間的重要一環。對於整體空間的評價，廚房是很重要的指標之一（楊永盛，2002）。我們也常常聽到女人談及其他女人的廚房寬大、漂亮或是髒亂、不好用。為何會有這些現象呢？而儘管台灣已經逐步現代化，台語中廚房依然稱做『灶腳』，分家稱做『另起爐灶』，這些生活空間上的詞彙，跟現今生活上的對應下，沒有任何關聯性在嗎？

可見以廚房空間的內部的時間於空間運作，確實象徵某部分對於家庭間，聯繫的一種管道，但不僅只是食物在其完成一餐的面向，更是背負許多社會塑賦予的價值系統。

二、『廚房』/『性/別』一個複雜且爭論不休的場域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女人往往就像是枷鎖在男性社會的邊緣之中，透過空間活動支配的暗示，凸顯出性別差異所造成的行為表現。也就是性別二分法的角度來看，某些生活的場域就充分的呈顯出性別特質的意含，就像『廚房』一直都是建立在女性空間的認知之上，成為最具柔性的『特殊空間』。Leslie Kaner Weisman 提到：在此特殊空間之下，必定隱含著一些屬於空間與操作者的詮釋²（hermeneutics），不論意義是在建築之內或之外，意義的投射同時內涵於營造形式的創造和觀察行為之中（王志弘、張淑玫、魏慶嘉譯 1997：27）。的確，當我們針對廚房議題的關照之時，女性的角色頓時就會鮮明的出現在研究者、論談者、甚至閱讀者的眼光和思維之中，這是一種性別劃分空間的習慣，不僅如此這種習慣的演化，也可能形塑出一類對於單純性別認同上的不平等，這是一個問題的出發點，而且這些意識型態的準則，往往對於性別關係上，也常常會出現迷思與陷阱。對於基進的女性主義研究者³的眼中，單單將『廚房的空間劃上對等於女性工作』這樣子的概念，是一種生活上的包袱，也是社會觀點上強制類化的失衡，於是，種種對於家庭廚房工作的省思，跟性別上的爭論，著實成為女人是否是被支配的一個討論的核心，沿著這核心的瞭解，這樣一個關鍵性的場域，所引發的情況不只是婦女個人、家庭、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問題而已，卻是好幾股彼此競爭、甚至排斥的思潮之匯聚。

² 詮釋學（hermeneutics）乃是關於闡釋和意義的研究。起源於聖經經文的註解，詮釋學的神學學者運用哲學的方法來澄清上帝話語的意義，並且在相互競逐的闡釋之間從事裁判。《人文地理學辭典》（王志弘 1995：59）

³ 基進的（激進）女性主義者，主張用女性的經驗為基礎，發展出女性獨特的觀點跟看法。這學派學說指出女性遭受男性壓迫乃是社會上的權力分配不平等的原因，而社會權力之不平等分配又與傳統的家庭結構與男女兩性關係攸關。

現在，我們將從以下幾個問題意識出發：社會所演化的父權體制⁴所牽動著女性在廚房工作上，是否會因為時代的不同，而將不平的關係瓦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瓦解父權體制的原因是什麼？假使答案反之，那麼廚房工作的形式會如何呈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內？又是怎樣的力量，讓這樣的關係得以被輕易的消彌失調的危機，甚至，隱藏的如此巧妙？針對這樣的疑惑，在本研究裡，決定使用多方向的視野，打破研究方法的單一性氛圍，且把這些不同研究方法所產生出來的見地放在一個系統裡----『廚房工作跟日常生活』，同時對跨學科的觀點配套進行嘗試。

第三節、研究發問：

因此本研究的視野，其實是想闡述廚房實踐者在與廚房空間的關係下，如何發現日常生活的變動與關連性。可以確定的，人類身體與感官本身，確實能夠引發空間發生與創造的因素，甚至支持目前的社會運作和人際交往的方式，但是人類的一切思維與行動畢竟還是以自我為出發點，亦即以意識所居的身體為中心。於是，有生理限制的身體以及受身體所限的意識思維，在個體從事橫跨時空的社會活動需求之下，如何與技術及其產物發生關連，來履行種種社會關係和過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了，當這些問題開展之後，我們就會發現，事實上，對於『廚房』的研究，不僅僅只是對於家庭空間的意識或身體的活動，更多方面的，需要的是跟許多性別的、社會的、權力的、階級的穿透。

所以說，筆者透過這樣了認知，想利用一個微觀『身體實踐—廚房空間』的概念，來掌握個體如何捲入技術變革、時空關係變化的情勢裡，依循與運用技術及其產品所結構起來的社會網絡，來參與社會，進而在這個過程之中建構與重構了自我與廚房空間活現。

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從以下幾個觀點出發：

- 一、 首先透過廚房空間切入，將現代廚房的型態，和廚房工作情況之間互動的觀察，進行廚房空間表徵上的陳述。
- 二、 接著，透過研究廚房實踐者的工作歷程，融入各種社會環境與活現廚房相互影響關係。
- 三、 希望能夠從小尺度的廚房中檢視出在空間運作的機制、並且在社會、家庭、性別、廚房科技的分析進行相關討論。
- 四、 最後，在結論中，我們想要能概略釐清出來，關於現代廚房空間社會建構的機制。

綜言之，主要研究上勢將廚房空間及其所帶來的實踐活動（亦即人類溝通和社會運作的時空關係），已經在這個世界產生了劇烈的改

⁴ 哈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為父權體制定下了這樣的定義：我們把父權體制定義為：具有物質性基礎，讓男性可以維持同性間階層制度關係，以及因男性支配女性的共識而有的一連串社會關係（Hartman, 1981）。

變。我們可以利用察覺技術器物與空間行動的變遷為重要的向度，來考量社會與日常生活中的脈絡。

第四節、研究的意義與目的：

女人即使經歷各種奇怪、驚險的遭遇，她最後的歸宿仍然是廚房。女人再一次只是男人成長的工具，根本沒有自主性可言（畢恆達，1996：133）。因此，對於本研究的發生，仍然是以日常生活中的視野，探究社會活動跟空間發生的作用，已及作用下的一切關係體系。很多人會這麼問我：『這是一篇為女性主義發聲的一個紮根研究嗎？』通常我也深思這個問題，後來，我給了自己這麼的一個答案：『我希望社會上的普羅大眾，都能夠『適應』這社會所帶來的種種時代變遷，我們無法避免，也無從去改變，甚至對於改變來說，也是未知數好與壞，最終，還是座落於歷史的洪流之中，等待著，即將面對的下一波思想及習慣的檢視，就這麼的單純。』可是，我仍舊還是要強調的，希望能夠透過此一重要的生活空間---廚房---跟人類生活的反襯，作為某些人文關懷上的缺漏，並針對一些片斷的不合理面向，引起閱讀者的共鳴，降低社會不公的發生率。這樣或許對與此篇論文的貢獻，就不僅是對於日常生活的觀察，更能夠將體貼和設身處地的感受，建立起更接近平等世界的藍圖。